

居士：師父，有些時候在弘法的講師、老師素質方面，有的時候講歸講，但是做做不到。我們要請，就變成有些時候講的跟我們的理念不吻合；不請，又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學習。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，我們應該如何取捨？

淨空法師：學習在自己道場，不到別的地方去。

居士：這樣。

淨空法師：自己的道場就是我們練習講經的道場。我們過去學經教，在李老師的會下，李老師兩個道場，一個慈光圖書館，一個台中蓮社，他就是培養弘法人才。慈光圖書館男眾，台中蓮社女眾，每個星期都派學生去練習，這樣練出來的。老師沒有肯定的，就不可以到別人的道場講。我們練講，老師都聽，老師每一堂都聽，聽得很認真。

居士：但是現在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給他訓練，就是到什麼程度之下才算是合格，都沒有，所以就變成比較困難。我們這些在家的人，就很難去審核，到底哪位法師、哪位居士講得如法不如法，都不知道。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學的地方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方面將來以後可以辦個短期班，三個月。像我們過去在新加坡辦弘法人才培訓班，三個月，用這種方式。學生不要超過十個人，不超過十個人，一個老師。

居士：基本上他有參加這樣一個培訓之後，他就可以出去弘法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沒錯。我們那個時候辦了五期，現在在國內這些年輕的講經，都是他們去講。

居士：所以以前唐朝的制度要做出家人不是這樣容易，要有度牒。

淨空法師：不容易，那時候太難了。

居士：所以現在你講的問題就是很隨意的樣子，隨隨便便就可以出來。所以這個問題你們考慮得很周到，你們有想這個問題就很好。

居士：這些就是我們滿擔心的，我們在家的居士與出家出來弘法的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要是真正上軌道的話，看誰發這個大心，你們辦一個佛教大學，培養弘法、護法的人才，辦一個佛教大學。

居士：唯悟法師真的有，他是在泰國，他在這裡拿不到執照，佛教大學。他就在泰南，就是邊境，就是從這邊過去，他辦了一個佛教大學。

居士：往往就是我們都不懂那位法師講的程度如何，請來之後，講的跟我們理念不相應，那就麻煩大了。

居士：不是麻煩大，邪教就這樣出來。他如果是聽眾少不要緊，聽眾如果多的話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聽眾多就受影響，這個東西要背因果責任。

居士：那我們這些道場的負責人要不要負因果責任？

淨空法師：要。現在還有一個是讀經就不負因果責任。

居士：讀經。

淨空法師：大家在一起讀經沒有問題。還有一個就是學習古人的註解，這個沒有問題。學《彌陀經》，學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我們大家共同來學習，讀蓮池大師的註解，讀一段之後分享心得，這個方法很好。

居士：最近蓮池大師的全集，我們已經重新排版另外再印，剛

要印，印了一千五百冊，每一套有八冊。

居士：師父，我們在會議室就聽師父上人的《大經解》。

淨空法師：《大經解》好，《大經解》非常好。

居士：過後，我們就有一個小時互相討論，交換心得，每個禮拜有這樣的一天。

淨空法師：《大經解》現在已經講了八百多個小時，估計大概要一千三百多個小時，應該在今年十月可以講完。現在一天講四個小時。

居士：師父能講四個小時，我們聽不到一個小時，真慚愧！跟不上師父的腳步，一天聽一個小時都困難。

居士：師父，我們現在會所裡面禮請的法師，都是過去在培訓班的法師，所以目前這個問題還不是很多，但是恐怕不容易理解。

淨空法師：要鼓勵，鼓勵這些法師，自己學了要做到。他做不到，他學的東西就不紮實，一定要自己做到。

居士：師父，有些法師都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都勸人念佛，但是比較注重於只是他力的念佛，這個如法嗎？正確嗎？

淨空法師：如法，因為念佛的時候，你要懂得它有道理在，有道理、有方法，你要懂。這次《大經解演義》講得很清楚、講得很多，都講到了。這個念佛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議。

居士：《大經解》講了八百多個小時，我還沒有聽到，現在只聽到《妄盡還源觀》。

淨空法師：也不錯。

居士：這太好了，《妄盡還源觀》。

淨空法師：《妄盡還源觀》是從道理。

居士：太好了，怎麼修行，怎麼看破放下。但是我們也看不破也放不下，太慚愧了。《妄盡還源觀》太好了。我跟著看完這個，

再來看《大經解》。因為《妄盡還源觀》我都是重複，第一片看了五次，再看第二片，第二片看五次，再看第三片，像這樣，所以這個進度很慢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方法好。

居士：師父，假如說放下，反而我比較擔心，師父在世不要緊，師父不在世的時候，這個放下，每個人一定是說放下妻子、孩子，或者放下汽車，真的很多人這樣子想，一心念佛，什麼都不管。所以人家就對淨宗有很大的誤會。放下是叫你放下貪瞋痴慢，最重要是放下這個。所以你生意可以做，只要你不貪，你不貪生意你照樣去做。

居士：放下心裡上的執著。

淨空法師：心裡上的執著、分別、起心動念，這個東西要放下。你這個放下之後就事事如意。

居士：但是很多的人，放下，什麼都不要做了。很多人說，那你可以去學佛。他真的是這個樣子，他迷了。

居士：誤解，很多人會誤會。

居士：放下貪瞋痴慢最重要，師父。

淨空法師：我講了應該有好幾十年，放下十六個字，放下「自私自利，名聞利養，五欲六塵，貪瞋痴慢」，這個東西要放下。

居士：所以你們一定要回去好好跟那些同修講，放下師父講的這十六個字。

居士：常聽師父經教都會比較了解。

居士：我說我不是你們淨宗同修的，比如我出去外面，有時候聽他們講一下，好像有些人他們都擔心這個。他們如果知道這個，每個人都跑進來參加。我一個最大的困難，很多人碰到我，丹斯里，你還做這麼多做什麼？不要做了，你要放下。

居士：師父常教我們，「可得為世間事，不可得為世間意」。

淨空法師：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裡頭講的。

居士：師父，我覺得還一樁事情很有意義，我很想做。早期我一見到師父的時候，我那時候沒有慧根，師父說有很多藏書要交給我。那時候我就沒有這個慧根，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，在馬來西亞修一間很好的圖書館。而且這個圖書館要修建到，進到這個圖書館，給人家感覺不是隨隨便便的，設計到進這個圖書館就好像走入了一個很平心靜氣的道場。他們外國人已經這麼做了，我們去了美國一間大學，走進去我就明白了，你走進去，它整個地方好像是一個禪修，心會定下來，很舒服。包括你還沒有進這個圖書館，所有的裝飾都讓你心定下來。而且你可以感覺到那個圖書館，真的有龍天護法在那裡。所以我想在馬來西亞，我們要報答師父的恩，馬來西亞我們在那裡蓋一間圖書館。如果師父今天可以的話，這是我的知見，我做了一個偈子，「盡心讀書，通向今世」。做個圖書館在馬來西亞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而且可以把這些，尤其師父又印了這麼多好的書，這些典籍，我們來發心蓋一間很好的圖書館。這間圖書館蓋好，中國大陸也沒有這樣的圖書館，我們沒有聽過，他們要來參觀，原來這圖書館是這麼一回事。師父，您覺得可以答應這件事嗎？

淨空法師：好。

居士：好，師父說好，可以做。因為圖書館真的很重要，對後世，對後面一些發心的人。

居士：最近你不是在行進，努力要開一個嗎？

居士：也是因為師父說《四庫全書》，我談那個事，其實主要是針對我剛剛跟師父講的。可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跟這些大學聯辦，不用在大學裡頭，讓他們來參與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今年年底還有兩百套《四庫薈要》。

居士：《四庫薈要》。

淨空法師：今年年底，五百冊。《全書》是一千五百冊，《全書》我買了一百套，《薈要》買了兩百套，都是準備送人。這兩套合美金一千多萬。

居士：師父，我覺得蓋這樣一間圖書館，我覺得這樁事情。

淨空法師：現在這兩套書出來了，《群書治要》跟《國學治要》，這兩樣東西出來，這是祖宗加持，不是平凡的事情。《群書治要》能夠幫助這些國家領導人，幫他們怎樣治國。這套書，這是唐太宗搞的，大唐盛世就靠這部書。

居士：跟以前有部書叫《資治通鑑》差不多一樣嗎？

淨空法師：不一樣，《資治通鑑》是一時的。它這是古籍裡面，關於治國平天下的，這些文字統統抄在一起，會集在一起，編成一部書。

居士：好像《群書治要》有。

淨空法師：它一共有六十五種書，裡面抄的都是原文，經、史、子的原文。唐太宗做皇帝很年輕，他知道治國需要智慧、需要方法、需要經驗，他沒有這些東西，所以就從古籍裡面去找。

居士：所以歷代的帝王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，他們怎麼治國的，把這個東西統統找出來。這一套書，唐朝亡國之後這個書就失傳了，就沒有了。所以你看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，唐宋元明清「藝文志」裡頭都沒有這個書目，都沒有，被日本人拿去了。因為唐朝的時候都是手抄的，沒有印刷，他們沒有印刷，被日本人收去了。可是日本人他們真做、真學。所以一直到清朝嘉慶做皇帝的時候，日本人送了一些禮物，禮物裡頭有這部書。所以在中國失傳了一千年，這才回到中國，才知

道有這個東西。從日本流傳到中國來不足十套，所以就非常稀有。這個本子就是日本流傳本子裡頭的一部，所以它是日本排法。我得到這個之後，就趕快交給世界書局，給我印一萬套。精裝一千套，平裝的九千套，實用還是平裝，字大。

居士：裡面都是古字，剛才看了都是古字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都是古書裡頭抄出來的，就是關於修身齊家治國。

居士：你要讀幾百遍之後才有辦法。

居士：但是我看不懂。

淨空法師：現在蔡老師他們在做，他們在注音、註解，翻成白話文。

居士：翻成白話文，太好了。

居士：不然現代人看不懂。

居士：現在我看不懂。

淨空法師：翻成白話文之後，再從白話文翻成英文，再翻成其它國家的文字向海外流通。

居士：弟子在科學技術裡面，我們牽涉的只是三個根本教育為主。

淨空法師：不是，三個根本教育那是基礎。

居士：基礎，以後分出來都是圓滿的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沒有三個根，漢學就變成零。

居士：等於說三個根本為基礎之後，以後發展出來什麼科系都可以去發揮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。

居士：是這樣子。

淨空法師：三個根是什麼？講個簡單的話就是做好人。人只要

是好人，什麼事情都好。

居士：做了好人之後又學醫學的，就做很好的醫生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。無論幹什麼行業都是最好的。

居士：我明白了。

淨空法師：都是為社會、為大眾服務的。

居士：是，我以為漢學院只是教這三個科目。

淨空法師：這三個要特別重視！中國幾千年來，所有的成就都是根紮得好。那個根是母親教的。所以教育，人的教育，最重要就是從出生到三歲這一千天，那叫扎根教育。三歲以後不行了，他已經學了很多壞東西。

居士：先教他做個好人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現在教小孩都是電視，出生眼睛張開就看電視，那還得了嗎？全學壞了。

居士：是。

居士：所以漢學院今天我們跟師父談的，最主要的還是訓練老師，我們訓練一些師範大學的。

居士：師資。

居士：老師在學的時候要先實習，就可以到附近或就地去教人。

居士：以後發展得這麼大，發展得很廣，什麼人才都可以。

淨空法師：所以現在希望辦一條龍的教育。

居士：一條龍的。

淨空法師：就是從幼稚園辦起。

居士：那就是十幾二十年都沒有離開過那個地方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從幼稚園辦起，幼稚園大班升小學一年級，你就辦一年級，辦小學一年級。小學畢業中學，我們就辦中學，他到



什麼程度，我們就辦，一年加一個班，二十多年大學就出來了。從小學到大學不招生，只招幼稚園的學生。所以這些幼稚園的學生升上去，他在整個二十多年當中，他不接觸社會任何污染的東西，他接觸不到，他所接觸到的全是純正的。這樣培訓出來，將來真的是聖人。要搞這麼一個學校，老師就是保母。幼稚園小朋友的老師，小朋友念一年級，他就是一年級的老師，小朋友念大學，他就是大學老師，一直把他帶上去。

居士：就是從小帶到大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從小帶到大。所以老師自己要進修，要年年提升自己，要提升自己。不是這個辦法很難，太難了。

居士：外面的污染太厲害了。

淨空法師：太嚴重了。

居士：師父，這樣如果是一條龍，他的學生學的科目是哪一類的？

淨空法師：什麼科都學。

居士：都可以學。一門一門，一科一科的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什麼都可以學。

居士：一個班要多少個學生？

淨空法師：那沒有辦法，有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個，因為它不招生。

居士：我是說如果理想是一班幾位，一個小班。

淨空法師：一個小班，我想一班不可能超過十個人。

居士：十個人最多。

居士：一個老師帶十個。

居士：帶五、六位。

淨空法師：不錯。

居士：五、六位就可以。

淨空法師：你一年一年往上升，他要淘汰掉的話，他就少了。學生要淘汰一個，就少一個。

居士：帶到十幾二十年，可能都沒有半個也說不定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，確實如此。

居士：師父，漢學院開始就只是師範，就是訓練老師。我們這些老師在讀聖賢的教育，就希望他們出去帶這些小學生，帶這些中學生。所以辦漢學院跟開辦小學生它差不多是兩個體系。

居士：同時進行，師資也在慢慢成長。

居士：因為在馬來西亞如果是小學，小學是不一定要入政府的學校。

居士：就好像某學校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這是一個出世的教育。

居士：所以跟政府談不單只是這個，還要教育部裡面的小學、幼稚班，學前教育，小學、中學。

居士：在馬來西亞的活動委員，這個允許嗎？

居士：以目前的法規來講我們不能符合，還要去改變那個法規，還沒有談論到這個事情。學前教育，你辦小學、辦中學都要政府批准。

淨空法師：這是特殊教育。

居士：特殊的學校。

淨空法師：陸克文做總理的時候，我跟他談過這個問題，他就希望我做實驗，實驗出來之後，他可以帶國會議員來考察，大家都認為好的時候就立法，就在全國推動。

居士：師父，馬來西亞是這樣子，我現在從我們看的小學，現在小學學前教育政府還沒有什麼立法，學前教育我們可以做，接下

來就是華小。現在已經有這麼多間華小，應該去領養一間華小。

淨空法師：華小來做實驗。

居士：比如說有《弟子規》的，就儘量鼓勵他們到那邊去。華小完了之後，我們馬來西亞華人有附中，就影響那些附中，他們就上附中。附中完了之後，可能他要當老師就到漢學院來。漢學院現在學的這些老師，又可以到這些學前教育的學校，到小學、到這些中學去教。我覺得這是馬來西亞現在，如果師父要達到理念，把這個鏈怎樣去串起來。只是特地去申請一張師範大學的教學師資，其他可能就用現有的來做，這樣就很圓滿。你每個地方就是學前教育班最重要，你開個學前教育班，比如哪個華僑要招班的話，我們這些華僑校長招A班、B班、C班、D班，也就專一班給這個進去。老師、我們這些校長，很多都來學《弟子規》，就可以從那邊扎根。

居士：現在的教育制度要從小學開始，他會允許你不照他們教綱做嗎？

居士：你還是要有教綱，其他還是要教綱，現在好像我們《弟子規》本來不可以的，他已經也是開始教《弟子規》，差不多同樣的意思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的教學方法跟他們不一樣，我們學生只學一門課，一樣一樣的學。

居士：師父的理念是只學一科，從小就學到大，這樣帶上來的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居士：你要自己獨立去開班。

淨空法師：那是老師，那是培訓老師。

居士：現在我們馬來西亞的小學制度，雖然可以比較自由，但

是它還是照著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還是很多科目，它很多的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，科目都可以，但是教學的方法不一樣。現在他們的方法是交叉排課，是不是？

居士：對，交叉的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不交叉，我們一樣一樣教。比如它有五門功課，一年當中有五門功課。

居士：五門功課，現在是每一天都教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他都教。我們不是，我們每天就上一門課，這一門念完了再上第二門課。比如上語文，我兩年，前面兩年統統教語文，小學六年的語文，我兩年把它教完，其他的都不教。兩年語文教完之後再教數學，用一年的時間教數學。那一年全教數學，其他的不教。這個學法學生頭腦乾淨，他不複雜。

居士：吸收力比較快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吸收力強。學生畢業出來，肯定比現在學校的成績優秀，而且品性好、品德好。所以這個實驗成功了，國家就可以普遍來推動。要改變教學方法！這個教學方法，交叉排課是最糟蹋人的，時間精力統統都浪費掉了，學不到東西。

居士：在這裡只有獨立的才可以，獨立的小學，你自己辦一個獨立的小學，這樣才可以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做實驗，可以跟政府談判，我們來做實驗，實驗成功了，你來看成果。

居士：對，其實政府不一定課程都要。

淨空法師：都完成，我都完成，但是我教的方法不一樣。我的方法不一樣，我的方法是一樣一樣教。

居士：師父是用幾年就教一種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居士：現在的教學制度都是交叉比較多。

淨空法師：那個是頭腦都變成漿糊了。

居士：師父，您講到全國都來推動，每間華小各加實驗班，不錯。

居士：他們都變漿糊了。

淨空法師：學得太雜、太亂。

居士：我自己本身也有一種感覺，就是我只聽師父的一個經帶，我從「成佛之道」，師父您講的，我聽了五十二遍，我每天回去就聽一遍，一個半小時。聽了五十二遍之後，我覺得師父這個經帶，這一片裡面就能夠發揮到很多，其他的不需要聽太多，一片就好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。所以中國古人一生研究一部經，他這一部經研究到什麼？研究到入定、到開悟。開悟之後，沒有學過的，他一接觸就通達，觸類旁通。

居士：我就有一種感覺，只要聽一片，能夠看到很多，不須要聽得那麼雜。

居士：那你開悟了。

居士：不是開悟，那是一種感覺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，是這個樣子，確實是這樣子。

居士：我這片聽了五十二遍，我把這個方法教給另外的同修，他也是聽了五十多遍，他也有這種感覺。是這樣的一種聽法，五十二遍我聽了。

淨空法師：你如果聽五百遍，聽上一千遍，開悟了，真的。

居士：你不應該聽五十二遍，如果你每天回去都聽一個半小時。這個經多長？

居士：「成佛之道」，師父開示的「成佛之道」，一片而已。

居士：一年就三百六十五遍了。

居士：每天聽一遍，我不聽其他的，我只是聽這一片，我覺得這裡面的東西講的跟其他都很圓滿，不須要聽很多，有這種感覺。

居士：只要一片，好好聽就成佛了。

淨空法師：黑龍江的劉素雲，她就聽一片，她每天就聽一片，一片是一個小時。

居士：她聽十年。

淨空法師：她聽十遍，一天是聽十個小時，但是十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的東西，重複十遍。

居士：而且聽十年。

淨空法師：聽十年。她這一部經聽完之後從頭再聽，她開悟了，真的開悟了。

居士：這樣我要聽五百遍。

淨空法師：真開悟了。

居士：像你講你一天一遍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那你應該要聽三百六十五遍。

居士：以前我是很雜，喜歡聽這個就拿這個，這個好看，很貪心。師父又講《大經解》、《無量壽經》，什麼都想聽，那變成交叉了，雜了，漿糊了。所以我就不聽，我就聽「成佛之道」，我聽了五十二遍，這種感覺不同。我就聽一片，不同，只要一片就夠了，一種。

居士：你把「成佛之道」好好聽五百遍，你就開悟了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。《金剛經》。

居士：師父要休息了。這是摺疊本。

居士：給師父看，這是台北故宮博物院存的，我們去跟他要求翻印。

居士：太珍貴。

居士：師父這個字寫得好。

淨空法師：寫得好。

居士：字寫得很美。

居士：把這個放在你《華嚴經》中。我才前天拿回來的。

淨空法師：古人的心都清淨。

居士：師父要休息了。

居士：跟師父謝謝。阿彌陀佛。